

# 守望 歌乐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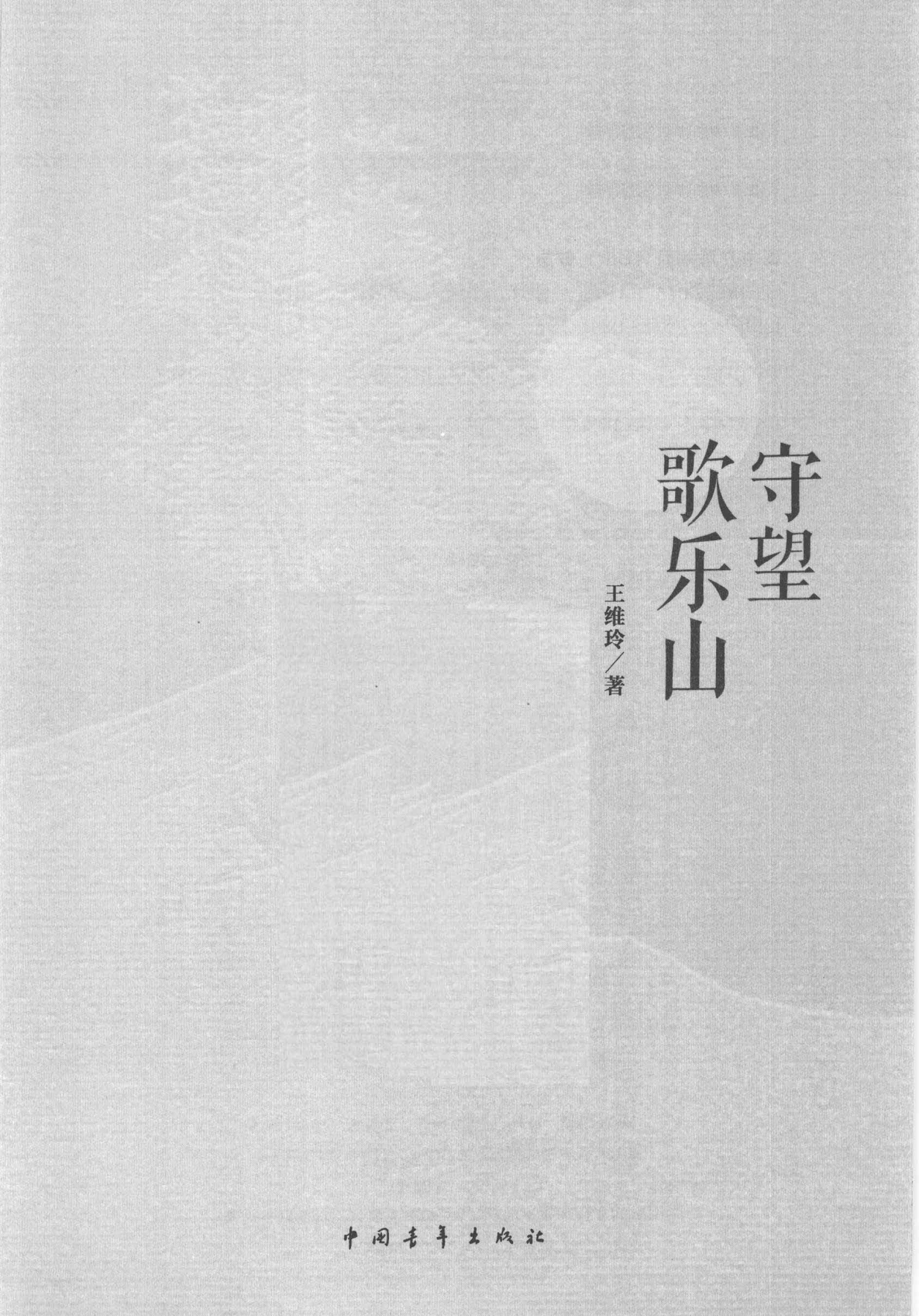
王维玲／著

● 在新中国成立五十年大庆的时候，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群众性的评选“感动共和国的五十本书”的活动中，长篇小说《红岩》以它的高票率，排名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鲁迅全集》之后的第三位，可见《红岩》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

● 在进入20世纪以后，《红岩》又成为中央和各省市向未成年人进行思想素质教育的热门读物。至今《红岩》已经印刷了八十多次，突破了千万册，我不敢说这数字是绝后的，但作为当代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却是空前的！

● 到2017年，《红岩》出版就五十年了。近半个世纪的检验，说明这部一直有卖点的长篇小说，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赢得了读者的欢迎，它的影响和价值，说明《红岩》和它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成功了。对于《红岩》这部长留人间的成功之作，回忆它的诞生和写作，无疑是读者感兴趣的话题，在这里读者不仅可以从中了解一部有影响的文学作品的诞生，是多么的艰难和不简单，而且还可以清楚地看到罗广斌、杨益言在创作中是怎样的下苦工夫、下大工夫，怎样按照艺术规律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的。而在行进的路上，他们迈出的每一步，取得的每一点成就，都是在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精力之后取得的。我想这些不仅广大的文学爱好者感兴趣，就是对读过《红岩》的广大读者来说，在了解小说《红岩》的写作历程之后，会更加深我们对《红岩》的认识，会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的诞生，是多么艰难和不容易，同时还会让我们更加崇敬为新中国诞生而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们！

中国青年出版社



# 守望 歌乐山

王维玲／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 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守望歌乐山/王维玲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153-0801-2

I. ①守… II. ①王…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07666号

责任编辑: 彭迎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http://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57350511 门市部电话: (010)57350370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1000 1/16 19.75印张 2插页 249千字

2012年7月北京第1版 2012年7月河北第1次印刷

定价: 35.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 目 录

### 话说《红岩》

- 慧眼识珠的沙汀 / 4
- 朱语今果断拍板 / 6
- 长寿湖之夜一锤定音 / 8
- 罗广斌、杨益言登上了创作之舟 / 12
- 肖泽宽——为党领导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 21
- 从此,我与《红岩》结下了缘 / 27
- 关键时刻的重要举措 / 30
- 进入最佳状态的好兆头 / 33
- 万万不能冷却下来 / 39
- 再次赴蓉拜访沙汀 / 45
- 从罗广斌、杨益言一系列来信看《红岩》进展 / 47
- 喜人的大转折、大翻身的三稿 / 53
- 回忆我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 60
- 一对黄金搭档的精彩发言 / 68
- 罗广斌、杨益言重绘四稿彩图 / 76
- 边春光绝好的建议 / 79
- 敬业乐道使罗广斌、杨益言跨过一道道难关 / 84
- 第一个写江竹筠烈士的是罗广斌! 塑造江雪琴艺术形象的  
也是罗广斌! / 90

罗广斌说：“现在改出劲头来了，我真想把全书再重写一遍！” / 107

文学伯乐沙汀与《红岩》 / 109

《红岩》作者的挚友——马识途 / 117

柳青谈《红岩》及其他 / 122

从业余到专业，罗广斌、杨益言最终走进文学圈 / 127

面对《红岩》热，罗广斌、杨益言在想什么？ / 129

一次自觉的小整风 / 133

噩梦突然落在他们身上 / 137

胡耀邦说：“我不说你们写了一部好书，因为用好书这两个字已经不能概括它的意义了。” / 140

## 杨益言——一生播种红岩情

同济大学一·二九学运中的杨益言 / 147

落入“人间魔窟”渣滓洞监狱的杨益言 / 154

杨本泉一锤定音，从此杨益言、罗广斌、刘德彬结下  
文墨之缘 / 159

罗广斌、杨益言携手登上《红岩》的创作之舟，遗憾的是市委  
没有批准刘德彬参加 / 168

杨益言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不愧是罗广斌的  
战友 / 175

厄运刚过的杨益言挂念着两件大事——罗广斌的平反昭雪  
和小说《红岩》的解禁修订 / 182

创作《大后方》——为弘扬红岩精神开创另一个新天地 / 196  
《秘密世界》的出版，让杨益言终于在二十五年后圆了

《红岩》前续的梦 / 208

九年官司的巨大付出，和重病之后的顽强毅力证明杨益言是  
一个坚强的人 / 213

## 目录

### 编后余录

《红岩》的写作和特色 / 228

《红岩》的人物创造 / 238

《红岩》艺术谈 / 248

《红岩》——党领导文学创作的成功范例 / 257

——为《红岩》出版五十年而作

### 附录(一)

一对黄金搭档的十八封亲笔信 / 270

### 附录(二)

关于《红岩》的艺术评价及参考材料 / 296

时代、环境、精神 / 296

人物、性格、形象 / 299

艺术特色、艺术方法 / 301

“中心人物”问题、“真实事件的束缚”问题 / 303

参考材料 / 305

后记 / 307

话说《红岩》



建国五十年大庆那年,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群众性的评选“感动共和国的五十本书”的活动中,长篇小说《红岩》以它的高票率,排名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鲁迅全集》之后的第三位,可见《红岩》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

在千禧年到来的时候,为全面展示百年来中国文学图书的风貌,北京有影响的五家单位推选出“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展”,《红岩》又一次榜上有名。

在进入 21 世纪以后,《红岩》又成为中央和各省市向未成年人进行思想素质教育的热门读物。至今《红岩》已经印刷了八十多次,突破了千万册。我不敢说这数字是绝后的,但作为当代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却是空前的!值得注意的是,《红岩》至今在图



《红岩》封面



书市场上还是长销不衰,一直是书市上的订货热点!

到2011年,《红岩》出版已经五十年了。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检验,说明这部一直有卖点的长篇小说,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赢得了读者的欢迎,它的影响和价值,说明《红岩》和它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成功了。讲到“成功”这两个字,我就想起已故著名作家柳青说过的一段话。他说:“成名和成功不完全是一回事,成名不一定成功,成功一定成名。现在成名极容易,只要写出几篇像样的东西,杂志很多,印刷方便,一下就成名了。然而对艺术来说,成名并没有多大好处,老老实实下苦功,这才是艺术规律。”柳青说的这段话寓意深刻。对于《红岩》这部长留人间的成功之作,回忆它的诞生和写作,无疑是读者感兴趣的话题,在这里读者不仅可以从中了解一部有影响的文学作品的诞生,是多么的艰难和不简单,而且还可以清楚地看到罗广斌、杨益言在创作中是怎样的下苦功夫、下大功夫,怎样按照艺术规律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的。在那条艰苦的道路上,他们迈出的每一步,取得的每一点成就,都是在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精力之后取得的。我想这些不仅广大的文学爱好者感兴趣,就是对读过《红岩》的广大读者来说,在了解小说《红岩》的写作历程之后,更会加深对《红岩》的认识,会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的诞生,是多么的艰难和不容易,同时还会让我们更加崇敬为新中国诞生而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们!

由于我自始至终一直连续不断地参加《红岩》的编辑工作和出书后的社会活动,又与作者结下了半个世纪真挚而深厚的友谊,而且这种友谊几十年如一日,一直保持到今天!这就让我感触万千,觉得有责任、有义务把我知道的这一切写出来,留给读者、留给历史。无疑罗广斌、杨益言在创作出了他们的成名之作——《红岩》的同时,他们自己也成名了,而且通过《红岩》这块艺术丰碑,他们的名字越来越广为人知,但他们在行进的道路上,确实有很多很多深刻感人,同时又让人激动不已的故事,现在就让我慢慢地讲来。

## 慧眼识珠的沙汀

话,要从五十年前说起。1958年10月,那年我二十六岁,刚刚从社长总编办公室的秘书岗位上调到文学编辑室当编辑,可能因为我工作调动的时间不长,当时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朱语今要赴四川、云南搞调查研究,便指名要我随他同行,一是给他做秘书工作,二是也沿途给文学编辑室约约稿子。到成都后,四川团省委书记李培根把我们安排在团省委大院内一座古旧的两层小楼内住宿办公。据说这庭院原是四川一位军阀的公馆,院内有参天古树,曲径回廊,草坪镜池,花木盆景,在绿色葱葱的花草树木之中,有巍巍的瓦房和中西合璧的小楼,庭院很大,显得幽深神秘。但由于团省委在这里办公,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给这座死气沉沉的大院带来了无尽的生机和活力。在成都十多天,白天,由团省委的工作人员陪着我们在市内参观访问,开会座谈,了解共青团的工作情况。晚上,我把一天的工作整理成文字材料,准备进一步讨论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同时,我还抽空往省作协跑跑,熟悉四川的作家,了解创作的线索,这时我知道省作协主席沙汀住在成都,便把这个情况向朱语今汇报了。

朱语今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他与沙汀虽不相识,但对他有一定的了解。我们便在一个金秋的傍晚,到西门外沙汀的家中拜访他。当时沙汀还不到六十岁,一双有神眼睛,深邃明亮,他有浓重的四川乡音,谈吐风趣幽默,一见面就给人一种热情洋溢的感觉。

沙汀见到我们这些远方来的客人,显得格外高兴。在他的住房前面,有一个十分宽敞的凉台,凉台上摆了几把藤椅,我们就在这儿坐下来。朱语今和沙汀虽是第一次见面,但很投缘,两人回忆起

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许多往事,谈到了许多熟人和朋友,谈得开心,谈得热闹,沙汀还特意要他的夫人拿些水果、麻糖和四川的小点心款待我们。当朱语今谈到希望沙汀今后在扶持和培养青年作者上多做些工作时,沙汀怀着极大的热情,把重庆市文联刚刚寄给他的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献礼计划拿出来,指着署名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名字的反映“中美合作所”狱中斗争的长篇文稿线索,兴致勃勃地对我们说:“这可是个大题材哟!不仅在重庆、在四川、在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中美合作所’也是出了名的!搞成了会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他要朱语今亲自挂帅把这部书完成。朱语今深知这个题材的分量,他诚恳地要求沙汀出面来抓。沙汀高兴地说:“好,你也抓,我也抓,我们一起抓!”我告诉沙汀我们就要去重庆,一定去找罗广斌他们。沙汀高兴地说了声:“好!”

这件事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沙汀和语今都已仙逝,但二老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那情那景,如在眼前,在我回忆起这一切时,心情是很不平静的。当沙汀向我们推荐这个线索时,中篇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还没有出版,1956年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写的长篇纪实作品《锢禁的世界》正在重庆市文联打印中;沙汀就凭重庆市文联报上来的这份计划中的这条线索,做出果断而正确的判断!正是由于沙汀的推荐,才引起了我们对《红岩》这部书稿的关心和重视。人微言轻,古今皆然,好作品有时还得名家推荐。如果《红岩》最初这个线索,没有引起沙汀的重视,在他和我们相会时,也没有如此热情的推荐,《红岩》这个线索,也可能不会引起我们如此大的兴趣,所以我对沙汀一直充满了感激之情。一个慧眼识佳作的老作家,他对繁荣文学创作、建设新文学的事业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沙汀最早向我们推荐《红岩》这个线索时,不就是这样吗!当时谁能估计到这会是一部出版了半个世纪,还始终不衰的长篇小说呢!我想,如果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记录《红岩》这部长篇小说诞生的过程的话,应该首先给沙汀写上一笔!

## 朱语今果断拍板

1958年11月,我们从成都来到山城重庆,恰巧接待我们的就是当时担任团市委办公室主任的杨益言。从这时开始,我与杨益言相识,此后的五十多年,我俩一直保持着联系。从杨益言处我知道他们的稿子正在市文联打字,于是我赶到市文联,受到市文联领导曾克的热情接待,市文联办公室主任肖湘甫立刻把已经打印出来的还散发着浓郁的油墨气味的稿子(以下简称“油印稿”)给了我一份。当他知道我还要随朱语今去云南时,他说:“还有一部分,没有打出来,你从云南回来时,就都打完了,那时再把后面的给你。”回到团市委招待所,朱语今要我尽快审读,拿出个意见来。我连夜审读,很快就把已经印出的这部分“油印稿”看完了。严格地说,当时它还不能算是草稿,而只是把他们积累的素材和他们听到、看到、经历到的、感受到的一些片段,如实地写了出来,就“油印稿”本身来说,是由一批散篇组成、全是真名真姓真人真事的叙述,人与人、事与事之间很少有有机的联系,谈不上结构,每篇都是独立的片段,可以随便抽出其中一篇,而不影响全稿上下左右的联系。当时“油印稿”没印书名,没有统一的结构,没有



1958年10月朱语  
今在重庆红岩村  
留影

重点章节,整个是散的,就连捧在我手中的这一大沓“油印稿”也是散的,从形式到内容是由几十个散篇组成的一部稿子。但就是这样,“油印稿”依然有自己的光彩,就像是刚刚开采出来的矿石,虽然粗糙,却是稀有的、闪光的。特别是稿子里蕴藏的丰富感人的生活内容和作者在字里行间表露出来的对革命烈士的深厚感情,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心,使我在读完全稿之后,难以平静。当时,我很自然地联想到,古今中外的名篇名作,之所以人人爱读,广泛流传,成为千古名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作品具有真情实感,它是以自己最真实的感受和新鲜的内容赢得读者的!“油印稿”的可贵之处,就在这里!它表露出来的是真情实感,不是为文造情!它写出的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不是无病呻吟!就这样,我被“油印稿”吸引住了。

但我也清醒地认识到,“油印稿”还很粗糙、零乱,还看不出一个完整的概貌,以这个水平是谈不上出版的。但我同时也想到,如若把这些散落的生活片段有机地组织起来,给这些人和事注入新的意境,用一条紧密相连的链条,组成一个完整的形象体系,那样给人的感觉就完全不同了,这就要求他们彻底改变现在的写法,按照小说的结构和运用小说的艺术手法,进行充实丰富、集中概括,想象生发,重新组织,重新创作,经过艺术典型化,写成长篇小说,那样将会是一部题材重大、内容少见、意义深远,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感召力的作品。这是“油印稿”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出路。



1958年10月朱语今  
(右一)在重庆与杨益  
言(左二)和重庆团市  
委常委王竹(右二)  
合影

我把我对这部稿子的评价、想法和建议,向朱语今汇报了,朱语今听着,思考着,然后果断拍板,同意我的判断和想法,决定约他们写长篇小说。

## 长寿湖之夜一锤定音

我找到杨益言,提出约他们写长篇小说的想法,杨益言不敢答应,他说:“我们从不曾写过小说,也没有写小说的想法。这事我做不了主,要和老罗、老刘他们商量。”当时罗广斌、刘德彬都在市委机关的劳动基地长寿县狮子滩长寿湖农场劳动锻炼,于是我们约上杨益言,一起来到了长寿湖农场,在一个小岛上,我们和罗广斌、刘德彬见面了。

老罗一身灰布衣裤,裤褪高高挽起,赤着脚。老刘一手拿着草帽,一手拿着锄头。他们两人的脸色都是黑红黑红的,特别是老罗那双闪亮的眼睛,显得机敏、聪明、热情、喜人。大家寒暄一阵,我们便说明来意。他们又高兴,又有些局促不安……傍晚,我们同乘一条船,泛游在平静的长寿湖上。瑟瑟秋风伴着涟漪闪动的湖水,面对着一轮当空的皓月,我们都陶醉在这深秋的夜色之中了。

这时,我们要他们谈谈写“油印稿”时的想法,杨益言和刘德彬都要罗广斌先谈。老罗是个开朗爽快的人,他沉思了一会儿,用一口四川腔,开始了谈话:“1949年12月重庆解放后,我们三个人参加筹备牺牲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的烈士追悼会和编辑《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一书,我们因此记录下了许多烈士在狱中的生活和斗争事迹,整理出了三百多个烈士小传,这些材料,比我们自己经历过的斗争生活要复杂得多、曲折得多,也丰富得多。我们被捕时,还是学生,狱中许多老同志的革命历史比我们长,有传奇式的革命经历,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他们坚定、勇敢、机智、策略,这

在当时就给我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很多老同志对我们说,你们年轻,万一活着出去,一定要把这里的斗争生活告诉后代,让他们知道,当年他们的父辈们,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在这座人间魔窟里是怎样与美蒋反动派斗争的!当时,我们三人不过二十二三岁,在难友中最年轻,先烈们就把希望寄托在我们的身上,把自己在狱中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都告诉了我们……现在我们出来了,烈士们的音容笑貌,那段难忘的狱中对敌斗争生活,留给我们的印象太深刻了。我们是幸存者,有责任完成先烈们的嘱托,完不成,就总觉得革命责任感没有尽到,心里不安。可巧,解放后,我们都分配在团市委工作,为了向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组织上指定我们在重庆和四川各地做了几百次报告,我们讲了烈士们狱中斗争的事迹,受到青年的热烈欢迎。但我们也发现,有些我们讲得很多的东西,青年同志不一定注意,有些讲得并不多的,甚至是我们比较忽视的东西,却得到了强烈的反应。这就迫使我们去了解青年同志的要求,研究他们的接受能力。特别使我们感动的是,许多老同志、烈士生前的战友和亲属主动找到我们的住处,热情地介绍烈士的思想品格、斗争事迹,提醒我们要着重讲什么。一些热情的青年同志,有的给我们写信,有的就走上讲台,紧握着我们的手说:‘你们还应当拿起笔来,把这些事迹写出来!’我们说:‘不会写哟!’青年们说:‘怎么讲,就怎么写。’我们说:‘缺乏写作经验。’青年们说:‘为什么不能向高玉宝学习?’这些话对我们鼓舞很大,刺激也很大。恰在这时,杨益言的哥哥杨本泉当时在《重庆日报》编副刊,经常参加市文联的会议和活动,他在参加市文联的一次会议后,将会议的内容告诉了杨益言。大意是:‘最近刘少奇同志有这样的讲话,应该给那些有斗争经历的同志一些时间,让他们去写。市文联正在酝酿给一些人请创作假,报社准备给我三个月创作假。’杨益言立即把这些话告诉了我 and 老刘,我们研究后,便由我出面找杨本泉。我对他说:‘我们在重庆和四川各地向青少年做报告时,许多人要求我们把报告的内容



变成文字,以便更大范围地发挥作用,我们期望值不高,只要求如实记录下狱中的见闻,给今后以此题材进行创作的作家提供一些有用的素材,让先烈的崇高品质和牺牲精神流芳千古,就于愿已足了。’我还对杨本泉说,‘你什么时候请创作假,我们也什么时候请写作假。杨益言是你的弟弟,刘德彬是你中学的同班同学,我比你小一岁,也算是你的老弟。你四十年代就开始写了,我们没有写过什么,过去你帮助我们,现在还是请你作我们写作的辅导老师,请不要推辞了。’就这样杨本泉答应做我们的‘小先生’。1956年10月我们三人联名向市委写信,也申请三个月写作假,市委批准了,这样我们四个人便于这年的10月离开各自的工作岗位,到南温泉招待所,进行了三个月的写作生活。杨本泉从我们三人的实际出发,本着‘写你最熟悉的内容’的原则,规定了我们每人写作的重点和内容。我在白公馆集中营关过,就要我写这部分,还有《挺进报》和狱内外的斗争这部分;老刘有在渣滓洞集中营被囚的经历,还在下川东搞过抗捐抗丁的斗争,就写江竹筠、云雾山这部分;杨益言集中写渣滓洞集中营里的斗争,包括追悼会、春节联欢、许建业、龙光章等事迹和人物,还有华蓥山双枪老太婆的武装斗争。这几个板块分工定下来后,我们便分头进行写作,和上班时一样,每天八小时写作,其他时间用来交流讨论,写成后交给杨本泉,由他加工润色,最后由他按着时间和事件发生的顺序编号,由杨益言拿到市文联去打印。这一稿有四十万字,在热心的杨本泉推荐下,我写的《小萝卜头》《挺进报》,刘德彬写的《江竹筠》《云雾山》,杨益言写的《许建业》等在不同的报上发表了,这便是你们现在看到的‘油印稿’的写作由来和情况。”

罗广斌这席话,抒发了他们三人对囚禁在“中美合作所”这座人间魔窟之中的先烈们的崇敬、爱戴和怀念之情,也表达了他们要歌颂先烈的强烈愿望。听完老罗的介绍,我深深地感到:狱中这一段对敌斗争的生活,已成了他们意识中的大事,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了他们工作与生活、学习与写作,甚至喜

怒哀乐的一部分,我想起了“血性文章血写成”这句话。我对他们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你们有这样不同寻常的经历,又受先烈的嘱托,无论是从实现先烈的遗训来考虑,还是从革命的需要来考虑,都应该写!”我们此行的任务,就是针对他们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不敢接受写长篇小说任务的畏惧心理,肯定他们有能力把这个题材写成长篇小说,从而打消他们的重重顾虑和畏难情绪。为了动员他们自己动手写长篇小说,把写长篇小说的任务最后敲定,朱语今也很动感情,他要他们无比珍惜这段生与死、血与火、可歌可泣的宝贵经历,下决心把它变成社会的精神财富。他说:“你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团的干部,天天教育团员、青年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你们就不能自己带头实行?!你们没写过长篇小说,为什么就不能学着写?你们写小说,目的明确,不为名,不为利,就是为了教育青年一代,为了完成烈士的嘱托,完成一个狱中的幸存者、一个革命者应尽的义务,把笔拿起来,不要犹豫了,写吧!一定要把小说写好!”就在这个难忘的夜晚,他们三个人愉快地接受了写长篇小说的任务,“写作,这是我们多年来的强烈愿望,只是我们没有写过长篇小说。现在党需要我们写,我们就写,尽力写好。”但当时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要脱产从事长篇小说的写作,不是他们说了算的,必须得到市委的批准。罗、刘、杨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罗广斌说:“不过,这么大的事情,得听候市委的决定才行。”

在星光闪闪的湖面上,大家都很激动。老罗是个热情奔放、容易激动的人,一激动脸颊便涨得很红,头还不住地摇动,在这个时候,他那直率坦诚的话语,豪迈动人的神情,形象有力的手势,使人深受感染。

长寿湖之夜——五十三年前的这次接触和谈话,是不寻常的,正是我们的动员和鼓励,使他们下了决心,基本上扫除了写长篇小说的顾虑,表示要努力试一试。这里边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当时罗广斌、杨益言都是团市委常委,一个是统战部部长,一个是办